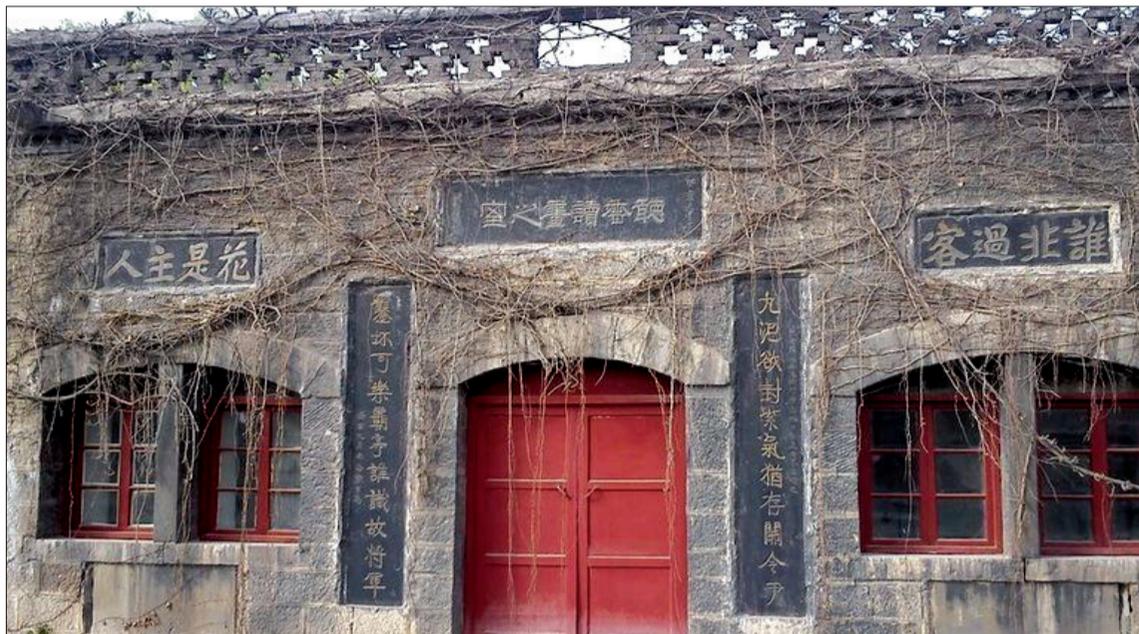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经典洛阳

## 河洛春秋——洛阳名联(1)

对联是诗意奇葩,具有对称美、修辞美、意境美、音韵美。虽然古都洛阳的名联甚多,但尚无系统见诸报端,《经典洛阳》现择洛阳名联而解读,以飨读者。



(资料图片)

# 谁非过客 花是主人

□首席记者 孙钦良

## 1 千唐志斋有奇联

古今名联多矣,最著名的是昆明滇池大观楼长联,全联180个字,气势磅礴,名扬天下,每每提及,昆明人都感到自豪。其实,咱洛阳也有一副对联,不比它逊色,而且就对联“言简意赅”之特性来讲,还远远超过它。

这副对联只有8个字。上联:谁非过客?下联:花是主人!此联现存新安县千唐志斋,可谓天下奇联。它有几个特点:第一,字数虽少,内涵却很丰富,上联写“过客”喻“时间”,下联写“花”喻“空间”。作者从时空入手,仅用8个字,就带出了沧桑味儿。第二,富有哲理,具有禅意,佛家从中可见“觉悟”,道家从中可见“无为”,众生从中可得“达观”。第三,上联设问关乎人事,看穿了“人皆过客”之真相,下联回答关乎大自然,肯定了“花是主人”之真理。第四,简洁明快,通俗易懂,朗朗上口,容易记忆,便于传播。

大观楼的长联,上联从“五百里滇池,奔来眼底”到“莫辜负四围香稻,万顷晴沙,九夏芙蓉,三春杨柳”,无非是写空间。下联从“数千年往事,注到心头”,到“想汉习楼船,唐标铁柱,宋挥玉斧,元跨革囊”等,无非是写历史、时间。你看,都是从时空入手来撰联,大观楼长联用了180个字写出沧桑感,洛阳这副短联仅用8个字就写出了沧桑感,多么简洁!

说起这对联的来历,还得从“张钊花园”说起。

## 2 对联为啥上窗楣

张钊是新安县铁门镇人,1886年出生,1904年后入陕西陆军小学堂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,加入中国同盟会,1909年春毕业后入军旅,成为陕西新军中的主要领导人,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,张钊任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。中华民国成立后,任陕军第二镇统制、师长,还曾任国民党第20路军总指挥兼河南代理主席。解放战争后期张钊任鄂豫陕绥靖区主任,后毅然起义弃暗投明,新中国建立后,任全国政协委员,1966年病逝。

如今的千唐志斋,坐落在铁门镇上,原名“张家花园”,或称“古石山庄”,是张钊1923年修建的,面积近百亩,有花有草,有亭有阁。最奇的是,他将上千方墓志镶嵌于15孔窑洞的墙壁上,形成了一座志石博物馆。当然,这里还有一间书屋,那8个字就镶嵌在书屋左右两边迎面的墙上(如图)。

从这8个字的位置来看,似乎不像对联,而像门楣上的题字。因为对联是竖题,门楣上的题字是横题。

就这个问题,我与原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赵跟喜讨论过,他认为这不像对联,因为它不在对联的位置上。不过,洛阳人大都把它当成对联,如原市文联主席张文欣主编的《洛阳楹联大观》一书,就在106页收录了此联。

那么,它到底是不是对联呢?

## 3 一问一答藏哲思

写对联,最基本的要求是“字数相等、词性相同、平仄相反(下联末字还必须是平声)、节奏相应”。对联在内容关联上,必须既有“对”又有“联”。上下联所写事物,内容上应有联系,如果上下联各写一个不相关的事物,两者不能照应、贯通,则不能算好对联,甚至不能算对联。

“谁非过客,花是主人”,在写法上自铸面目,不肯蹈常袭故,令人耳目一新。在内容上相互关联,贯通呼应,内涵极为丰富,其中之道理发人深省。上联说:这世上的人,不论你是帝王将相,还是平头百姓;不论你大富大贵,还是又贫又苦;不论你在商场拼搏,还是在宦海沉浮;不论你是在情场得意,还是在江湖上亡命,每个人的寿命有长短,相貌有俊丑,财富分多寡,毁誉有不同,但有一点是相同的,即人人人都不能长生。纵有千年铁槛寺,终须一个土馒头!人来世上走一遭,都是匆匆过客,不是世间主人。

那么,谁才是世上主人呢?下联回答:是花草,是大自然。正所谓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”,花儿败了,明年再开,永远循环。这里的“花”,代表整个自然界,作者用大自然的长久与人生的短促对比——对比得十分轻松,关联得十分巧妙,但揭示的道理十分残酷。

从这一点上说,这就是一副对联。若写门楣的话,单个门楣上的题字应该只表达一种意思,内容上不需要相互关联。再从“字数相等、词性相同、节奏相应”来衡量,也基本符合对联的要求。从“平仄相反”上看,上联“谁非过客”是“平平仄仄”,下联应是“仄仄平平”,但“花是主人”竟是“平仄仄平”,这称不上“工对”,但根据“一三五不论,二四六分明”的原则,它属于“宽对”,可算对联。

## 4 出自谁手无人知

关于这副对联,有两个说不清的地方。第一,不知是谁所撰。第二,不知是谁的墨宝。若说是张钊撰联,有可能。理由是:他阅历丰富,惯看风云,思想有此等高度,笔下能出这般意境,但从字迹上看,明显不是他的。过去有人撰文说“此8字乃张钊先生亲书”,不知有何依据。

赵跟喜说,据他观察,此8字体用笔皆近魏体(叫我看还有隶书的底子),这与张钊的书法风格相距甚远,不会是他的墨迹。若说是康有为墨宝,亦有可能——康有为当年游陕过豫时,与张钊多有交往,住过“张家花园”。当时张钊赋闲在家,人生处于低谷,康有为命名“张家花园”为“蛰庐”,又赋诗《宿铁门》赠张钊,其中有“英雄种菜寻常事,云雨蛰龙犹自蟠”句,是安慰张钊暂时蛰居以便东山再起的意思。

他还为张钊书屋题名“听香读画之室”,并写了“丸泥欲封,紫气犹存关令尹;凿坏(在此读“坏”)可乐,霸亭谁识故将军”一联赠张钊,此联如今就题在“听香读画之室”正门两侧。可以看出:“丸泥欲封”一联与“谁非过客,花是主人”字体明显不同。看来这8字并非康有为的墨迹,也无史料说是康有为所撰。

目前这8个字,仍无作者认领。《洛阳楹联大观》106页共收录7副对联,6副都有作者姓名,唯独这副对联下面无作者。钦良推测:当年很可能有高僧与张钊交往,路过此地时留下了这两句偈语。我们知道,偈语中有很多四句组成的句式,兼具文学美和联语美,读起来朗朗上口,内容颇有禅意,往往是多年体悟后吟出的句子,“谁非过客,花是主人”就符合这种特点,出家之人留言不留名,亦属正常——这是推断,有待考据。

